

一地烟灰

一部军校学生的半自传体小说

青春是沉思间、谈笑间无数个不经意间轻轻飘落的烟灰，
青春不是一支香烟，抽完了，抽完了一支，接着还有下一支。

顷刻间散落成地，难以拾起，更无从捉摸。

丰杰〇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一地烟灰

一部军校学生的半自传体小说

真的，真的很不错！很久了，很久都没有看到这么出色的现代文学作品了。看完了很有感触，想到了我曾经的那些岁月，那些人。虽然我没有作者这样的军旅生活，但一样为之感伤，回味更觉感动。那些曾经，真的就像一地的烟灰，一碰就飞成灰，湮灭空中，却真实存在着。

——1步2步（网友）

感谢丰杰的文字，没有空洞矫饰的酸醋派，也没有故作沉重的文艺气，他那么真实，那么自我。这是属于80后，已经渐渐回归现实的青春，他们已长大成熟，或许曾经激越，或许仍然飘摇，或者已渐渐趋向淡定。

让我们走进青年军官“冯牧云”的生活，看他渐渐褪去“痞性”的青春，跟着他一起笑，一起落泪。

——意子（青年作家）

同样是面对爱情、生活、人生等普遍的小说要素，《一地烟灰》以含泪的微笑、温暖的酸楚的姿态，以诙谐幽默的叙事方式告诉了我们一个真实动人的军校生活故事。这样的生活，在《一地烟灰》里撼动人心，能触摸到我们最隐秘最柔软的那根神经，堪比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和都梁的《血色浪漫》。只是，小说所描述的人物和时代背景，各有不同。它是80后、90后人面对爱情、生活、人生，选择奋进的真实写照！

因着丰杰，因着《一地烟灰》，我开始相信“80后”甚至“90后”作家担当责任的意识，和承载使命的能力。

——高海潮（《博客族》杂志主编）

建议上架：青春文学

ISBN 978-7-80742-597-7



9 787807 425977 >

定价：20.00元

一地烟灰

一部军校学生的半自传体小说

丰杰〇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地烟灰/丰杰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80742-597-7

I. 一… II. 丰…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49652号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南昌市阳明路310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编:330008

电话:0791-6894736(发行热线) 0791-6894790(编辑热线)

网址:<http://www.bhzw.com>

邮箱:bhz@bhzw.com

书名:一地烟灰

作者:丰杰

出版人:姜钦云

统筹:常青 高海翔

策划:《博客族》杂志社

责任编辑:姚雪雪 吴山芳

特约编辑:高海翔 姚意华

版式设计:赵娜

封面设计:叁嬉品牌设计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旺银永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9.5

字数:200千字

版次: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20.00元

书号:ISBN 978-7-80742-597-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95997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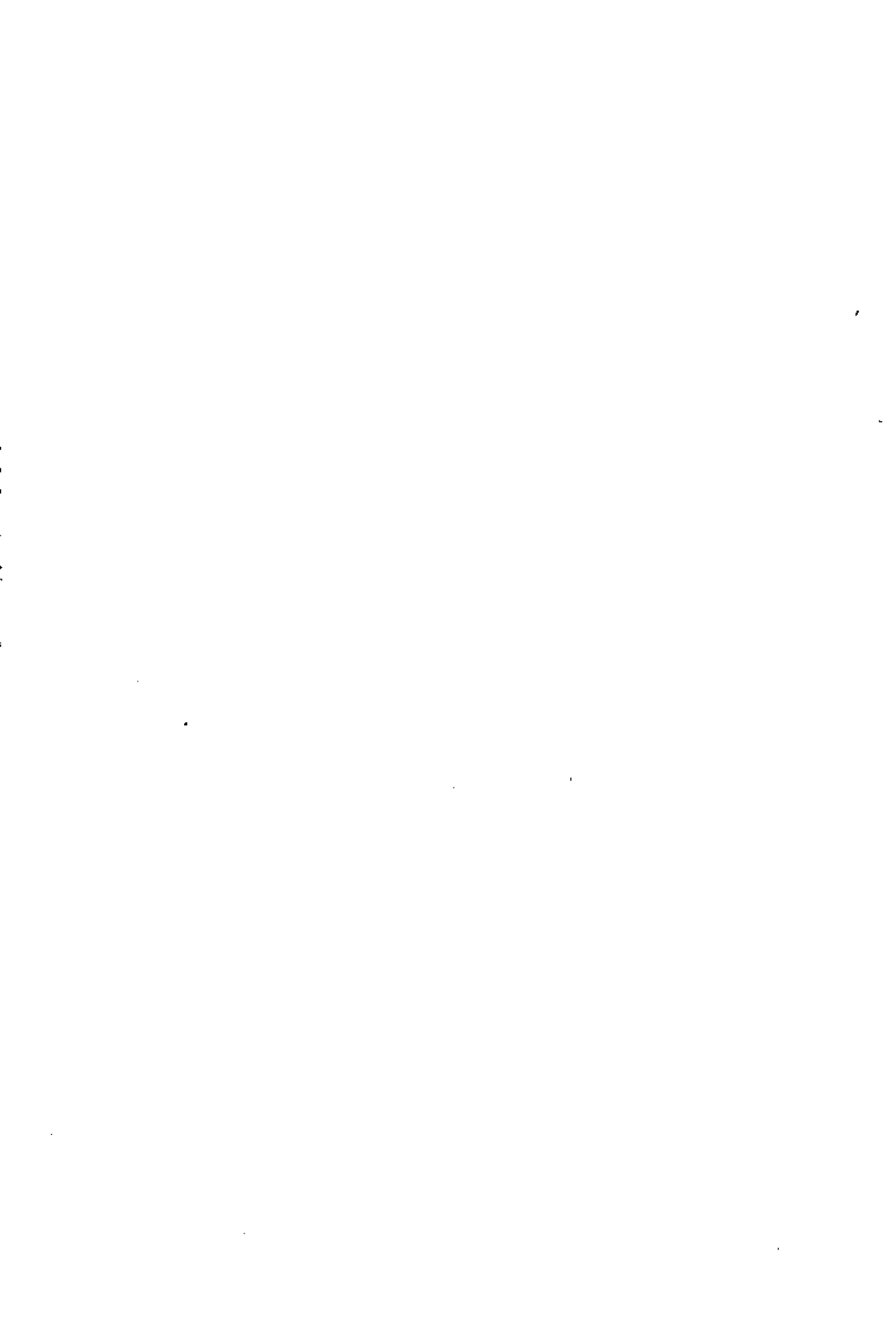
青春不是一支香烟，抽完了一支接着还有下一支。

青春是沉思间、淡笑间无数个不经意间轻轻弹落的烟灰，顷刻间散落一地，难以拾起，更无从捉摸。

目 录

第一根 新兵蛋子	3
第二根 劣迹斑斑	11
第三根 破罐子破踢	23
第四根 看上去很美	35
第五根 骚动的青春	45
第六根 朝拜延安	57
第七根 炼狱爱情	63
第八根 在幸福的道路上撒丫子奔驰	85
第九根 冰火两重天	97
第十根 人面桃花	107
第十一根 三百公里，用脚丈量	115
第十二根 军装里的青春	151
第十三根 生活总爱调戏人	163
第十四根 开始实习	173
第十五根 天空里的一片云	199
第十六根 分手了	233
第十七根 放假了	249
第十八根 意外了	267
第十九根 毕业了	277
第二十根 工作了	283
尾声	293

四年后的又一个失眠的凌晨，中尉冯牧云站在闽南腹地的一座兵楼上，点燃一根香烟，深深吸了一口，再悠悠吐出几个漂亮的烟圈，一个以2004年8月26日为起点的故事就在他二十三岁却略显苍老的记忆中渐渐剥落——就像他拇指轻轻弹落的烟灰。



第一根 新兵蛋子

那一天，从长沙到西安的K84次列车仅仅晚点了十多分钟。

我无比虔诚地站立在汹涌的人潮之中，正准备冲着这个号称十三朝古都的城市凭吊古今一番，两个解放军叔叔就站在我面前：“你好，同学！是来P大报到的吧？”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其中一个就利索地接过我的行李，另一个领着我走向了不远处一辆挂着军牌的疆山大巴。

后面报到的新生陆续上了车，其中有个胖胖的同学一屁股坐在我旁边，使得原本宽敞的座位立马显得拥挤不堪。“嘿，你好，我叫朱波！”他向我伸出肉嘟嘟的手掌，脸上笑得一派春光灿烂，我赶紧一把握住答道：“你好！我叫冯牧云，湖南的。”“湖南的？”他一听两眼立马放光，两片肥厚的嘴唇也极为配合地咂吧了两下，“湖南的红烧肉好吃啊！”随后他就跟我眉飞色舞地聊起了湘菜，从剁椒鱼头到酱板鸭，从湘江腊肉到臭豆腐，聊得一车人的肚子都咕咕作响，聊到那两个穿军装的不住地咳嗽才消停。朱波冲我挤挤眼，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突然他转过脸去，冲那两个穿军装的说：“首长，今晚上到了学校还有饭吃没？”那两人相视一笑，一个回答道：“米饭面条

馒头包子管够。”另一个忙着补充：“以后注意啊，别叫首长，我们也才大四，一个月后咱们就都一样了，叫我们班长，或者学长就行了。”

我把头扭向窗外，天色由血艳变成暗红，再到深灰，再到黛青，最后就只剩下了一团墨黑。我心里不由得忐忑起来，这车要是不把我们拉到P大而是拉到某个黑心小砖窑或是地下煤矿那就惨了。我忍不住端详起这两个“班长”，他们脸上也是黑不溜秋的，估计脱了军装跟挖煤烧窑的没啥区别。正当我忐忑着彷徨着是跳窗求生还是发动大家与那两人英勇搏斗时，车窗外突然一片光明。“到了！”瓢山大巴耀武扬威地开进了大门，门口两个佩枪的卫兵朝我们敬着标准的军礼，这一幕让初来乍到的我们激动不已。

车在操场停下，几个“班长”已列队站好，整齐地朝我们鼓着掌。“哥儿几个，把这群新兵分了吧。”一个帅气的班长走到朱波跟前，摸摸他肥硕的耳朵，说：“这个兵好玩，我要了。”说完拉起他就走，朱波扭头看看我：“班长，我要和我哥们儿在一起。”班长撇了我一眼，爽快地说：“好，走！”

就这样，我和朱波从进校到毕业，四年都没有分开过。

帅气的班长领着我们到了宿舍，还给我们打了热水洗脚。朱波倒是大方地不拿自己当外人，他边洗着臭脚丫子边问道：“班长，啥时候吃饭啊？我都快饿死了。”这个叫陈光的班长呵呵笑道：“洗完就吃饭，一会儿别撑着。”

一声哨响，楼道里传来“新兵开饭”的吼声。我们赶紧跑到楼下集合站成一排，另一个班长像个“皮影”一样一戳一戳地跑到前面，看得我忍不住想笑，那班长狠狠地盯着我骂道：“笑什么笑，笑什么笑？！新兵蛋子！”他扭过头去，朝着队伍凶神恶煞地吼道：“进了P大的大门，你们就不再是社会青年。从现在起，你们要时刻牢记，自己是名军人，明白没有？！”

“明白。”

“你们是女人吗？再问一遍，明白没有？！”

“明白！”大伙声嘶力竭地喊道。“好，吃饭前我提四个要求：一，吃饭挨个儿坐，严禁说话，有事打报告；二，我喊‘开始’大家动筷子，我喊‘停’就不能再吃，今天这顿饭大家可以吃十分钟，从明天起就餐时间为五分钟；三，吃多少拿多少，不许剩一粒饭一口汤一片馒头屑；四，饭前要唱歌，饭后收拾餐具放门口，再集合带回。”班长看着我们面面相觑的表情，满意地喊道，“开饭！”

我想，我一定是那顿饭后开始后悔进军校的，也就是从那一天起，开始后悔高考前和老K打的那个赌。

高三那会儿，我们的宿舍破得不成样子，屋子里一蹭一层灰，于是我趁没人在宣传栏揭了一张版面超大纸张超好的海报贴在了那老是掉渣的石灰墙上，这一幕刚好让老K撞到了，他饶有兴趣地看着我把海报贴上去，挤兑道：“别告诉我你想考军校啊？”我定睛一瞧，床头

上威武地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XXP大学”，下面是学校简介和招生简章。老K摇摇头说：“像你这样的要能上军校，那就太没天理了。”

“呵呵，就跟你进了一中一样没天理吧？”我冲他白了一眼笑道。

“要不咱打个赌吧，你考上了我把赢你的饭票全给你。”开学那会儿和他打十三张，输得连饭都吃不饱。“一共是104张！”这笔账我刻骨铭心地记着，时刻想着翻本，报仇雪恨。“再搭上17张菜票。”

“孙子就反悔！”

就这样，为了翻本，为了104张饭票和17张菜票，我在高中最后一年开始了废寝忘食的备考生活。分数出来，我发现这次手气出奇地好，连长这么大从没及格过的英语都无比坚挺地呈现出三位数。记得我曾向老师请教怎么学好英语，老师说：“你每天记的单词和脸上的痘痘一样多就可以了。”那时内分泌在高考压力下严重失调，加之形势紧迫，我连擦屁股都嫌费时，更谈不上洗脸了，导致了脸上如山峦起伏，跟贵州地貌差不多。于是我硬着头皮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每天拿个小镜子，早上数着额头上的痘痘记单词，上午数左脸的，下午数右脸的，晚上数下巴的。这样到了高考前，我终于把那本英汉小词典翻过了一遍。

后来我终于拿到了那沓印着“罗城一中 四两”的饭票来到了P大。进来之后才知道，为了这沓饭票，我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正式的军训在第三天开始，一早上我们就穿着没肩章的军装，戴着没帽徽的宽檐帽，被班长训斥着站军姿。我们一边沐浴着热情洋溢的日光，一边聆听着班长的斥骂：“你们这帮新兵蛋子给老子听好喽，不要把地方上的臭毛病给带进来，是条龙给我盘着，是只虎给我卧着……”

上午的训练十二点结束，唱完《团结就是力量》《学习雷锋》等革命歌曲之后我们有五分钟时间吃饭。开饭哨后大伙儿纷纷张牙舞爪地扑向饭菜，盆满钵满的桌上顷刻间就如同遭遇了浩劫。那时每个人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学会老顽童周伯通那样左右同时用筷，还有就是嘴巴不够大。我曾亲眼见到对面的兄弟被馒头噎得直翻白眼，还有人打汤时帽子被挤得掉进了汤锅……

饭后“甜点”是压被子。从前我总以为起床后叠被子是件类似于脱裤子放屁的蠢事，至于把被子叠成方块那就更像是放完屁后再擦屁股，可部队偏爱这一套，还把它作为衡量军人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班长对每一个“新兵蛋子”叠被子的质量要求相当严格。

下午的训练以体能为主，热身活动是长跑，通常是每周三五跑五公里，二四六跑七公里，周日再开个小灶：武装七公里越野。这是一个能让你感觉到灵魂出窍的科目。有的兄弟体质较弱，跑完之后一脸惶恐地告诉陈光他尿血了，陈光漫不经心地说：“尿血正常啊，多跑几趟就好了。”听得我每次小便都哆嗦。

我无比勤奋地练习着长跑，渴望有一天能像阿甘横穿美国一样从

西安跑回长沙。

最痛苦最郁闷最提心吊胆的就是晚上，因为紧急集合的哨声会在你刚闭上眼进入梦乡的时候响起。由于睡不踏实，几次之后我们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神经衰弱症。最可怜的是小朱，连续三次上大厕都赶上了趟儿，被队长训得跟孙子似的。从此大便成了小朱最大的障碍，至今还落下了便秘的后遗症。

我感觉自己像被关在奥斯维辛的犹太人一样，惶恐而疲惫地等待着危机四伏的下一秒。一个月后，这场旷日持久的等待终于告停。我们站在血色的“八一”旗下，用褪去了学生稚气和社会流气的嗓音歇斯底里地吼着入伍誓词。当陈光为我们戴上心仪已久的红肩章、宣布我们已经告别了“新兵蛋子”的生活时，大伙儿都很没出息地哭了。

新训结束后，大四的班长们都回队开始了自己的学习生活。他们走后，我们又重新分班，很幸运的是我和小朱又分到了一起——一排三班。由于之前连续遭遇蹂躏，加之因紧急集合导致的便秘，小朱的气色大不如从前，当我再次问他想吃什么时，他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巴豆”。

新班级的班长是从部队考进来的，之所以叫他“老马”，一是对这位提前两年把青春献给国防的老同志的尊称；二是着实因为他比我们大了一条代沟还多，用老马的话说：搁农村，娃儿都能打酱油了。

老马卷着铺盖进班的时候，看见床上坐了个人，眉头紧锁，两眼无神，额上的皱纹像黄土高坡一样千沟万壑，那张脸上似乎写尽了

中华五千年的沧桑和苦难。老马双手递上一支烟毕恭毕敬地问道：“同志，您哪个部队过来的？是不是XXX团啊？”（XXX团是全军有名的艰苦单位，传说待在那里的人特显老，看上去能比实际年龄大十岁。）那哥们儿赶紧起立敬了个礼：“班长，我是从甘肃X中考过来的。”“噢！”老马松了口气，问道，“你今年二十几啦？”“班长，我今年11月满十八岁。”他害怕别人不信，掏出学员证来给大家一亮。老马的脸顿时拧成一个硕大的问号，看他那副样子还是不放心的，又很三八地问家里还好不。“挺好的，谢谢班长关心。”老马一听就舒坦了：“那就好，年纪轻轻的干吗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好像谁欠你钱似的。来，笑一个。”于是他听话地冲大伙儿一笑，这不笑还好，一笑，脸上除了鼻子是平展的，别的地方都是皱巴巴的。班里有人惊叹：“靠，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倾国倾城了。”老马说：“服了服了，你姓邱，以后就叫你邱爷吧。”

几天之后，大伙儿就熟络了，睡在我上铺的小朱正式改名为猪头；对铺的沙皮是天津人，一听他的吆喝就能让你想起狗不理包子和天津大麻花；脚那头的小B入住三班的第一个晚上便在雪白的床单上留下一幅“地图”；四眼是分数够了清华投档线被提前录取过来的，一进宿舍就抱着电话用吴侬软语和他那上海的女友煲粥；还有耗子是总部某某领导的孙子，据说是坐着三菱由校长亲自送来的，平常一副牛气轰轰的神情，大伙对他颇有微词。

军校生活就如王朔的小说名《看上去很美》，每天步伐整齐军歌

嘹亮干什么都气势恢宏整齐划一，其间的郁闷只有浸淫其中的人才知道：每天起床、出操、上课、吃饭、训练、自习……我循规蹈矩安分守己地过着不属于自己的生活，觉得自己就像头驴子，终日被关在磨房套上笼头围着沉重的石磨一圈又一圈地转着，心里却惦记着拉磨前可以和小母驴撒蹄子乱跑的幸福时光。

第二根 劣迹斑斑

记得老K曾提着他那梦遗过后换下的裤头对我说：“你的高中生活就像这样。”我一脸疑惑地看着他：“啥意思？”“劣迹斑斑！”

高一的时候因拒交“保护费”而屡遭“东湖四星”的威胁。“东湖四星”是发源于罗城五中的黑社会组织，其成员多受《古惑仔》等香港影片的影响，加之缺钱买烟缺钱上网缺钱蹦迪便误入歧途拉帮结派四处敲诈勒索。

为了替天行道，铲除毒瘤，我、老K、老S等决定揭竿而起，成立了“一中三雄”组织，经数次火拼，取得了瓦解“东湖四星”的决定性胜利。但因老S好大喜功，私自率领帮中兄弟发动了抢夺一中校花吴莎丽的战斗，后惨遭派出所镇压。老S被民警因群殴而罚款后又被学校开除，结局之惨烈让人歔不已。轰轰烈烈名噪一时的“一中三雄”宣告夭折。

老S卷铺盖走人的时候，郑重其事地把他的“压寨夫人”推到我怀里，说“替我好好照顾她”，我说了声“兄弟保重”，老S拍拍我的肩膀坐着屁股冒黑烟的三轮农用车朝着乡下绝尘而去。我向着浓烟